



RACHEL  
JOYCE

时间停止的  
那一天

PERFECT

[英] 蕾秋·乔伊斯——著 焦晓菊——译

#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

[英] 蕾秋·乔伊斯 著

焦晓菊 译

PERFECT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时间停止的那一天 / ( 英 ) 蕾秋 · 乔伊斯著 ; 焦晓菊译 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, 2017.7

ISBN 978-7-5596-0651-8

I . ①时… II . ①蕾… ②焦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 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425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: 01-2017-4600 号

PERFECT by Rachel Joyce

Copyright © 2013 by Rachel Joyce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Conville & Walsh Ltd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

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时间停止的那一天

作 者 : [ 英 ] 蕾秋 · 乔伊斯

译 者 : 焦晓菊

责 任 编 辑 : 咎亚会 夏应鹏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)
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63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.75

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651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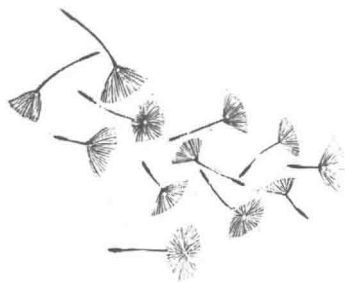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: 42.80 元

---

未经许可 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 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 : 010-82069336

## 前言 增加的时间



1972年，全球时间增加两秒，英国同意加入欧洲共同市场。“梦想家合唱团”凭一首《乞讨、偷窃或借用》参加了欧洲歌唱大赛。增加两秒是为了“闰秒”，因为时钟上的时间与地球自转所费的时间不一致。“梦想家合唱团”最终没能在欧洲歌唱大赛中胜出，但这与地球的运转无关，与增加的两秒无关。

这增加的两秒让拜伦·赫明斯惊恐。拜伦11岁，是个充满想象力的男孩。他躺在床上，难以入睡，想象闰秒发生的情形，心脏像鸟儿一样直扑腾。他望着一座座时钟，希望亲眼看到闰秒那一刻。“它们什么时候增加呢？”他问母亲。

她站在簇新的早餐桌旁，将苹果切成四块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门洒落在地，投下几个特别清晰的正方形，拜伦都能站在里面。

“也许在我们睡着之后。”母亲回答。

“睡着之后？”这可比他想象的糟糕。

“也可能是在我们醒着时。”

他觉得母亲并不了解这事。“不就是两秒钟吗？”她微微一笑，“去把你的 Sunquick<sup>1</sup> 喝完。”她眼睛明亮，衣裙挺括，头发也用电吹风吹过。

闰秒的事情拜伦是从朋友詹姆斯·洛那里听说的。在拜伦认识的男孩中，詹姆斯最聪明，他每天都读《泰晤士报》。“增加两秒可太刺激了！”詹姆斯说，“人类先是登上了月球，现在还打算更改时间。”“可是以前不存在的两秒钟怎么会突然出现？这就像增添某种虚无的东西，很不安全。”当拜伦提出这个问题时，詹姆斯微微一笑。“那就是进步。”他说。

拜伦为此写了四封信，一封给本地的国会议员，一封给美国航空航天局，一封给《吉尼斯世界纪录》的编辑，最后一封给罗伊·卡斯尔先生，拜托英国广播公司转交。他让母亲帮他把信寄出去，还郑重其事地说它们都很重要。

他收到罗伊·卡斯尔的一张签名照和一份介绍“阿波罗15号”登月的小画册，却没有关于那两秒钟的任何解释。

几个月内，一切都改变了，而且这些变化将不复以往。他母亲曾小心翼翼地给全家的时钟上发条，现在它们显示的时间却各不相同。孩子们困了就睡，饿了就吃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每天千篇一律。既然一年增加两秒钟引发了某件事情——一场灾难性的事故，如果没增加这两秒，它原本不会发生，那么增加时间的决定不就是错误的？这岂不是一桩更严重的罪行？

“这不是你的错。”他会告诉母亲。夏末，她经常待在下面

---

1 Sunquick 是英国一款浓缩果汁饮料。

草地上的水池旁。现在由拜伦来做早餐了，有时他就将一小片三角形奶酪夹在两块面包中间，这样凑合一顿。他的母亲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把自己杯中的冰块搅得叮当直响，又将一穗草籽捋下。远处的沼泽被笼罩在一层柠檬果子露般的光线中，闪着幽光。草地上点缀着一串串花朵。“你听到没有？那是因为他们增加了两秒钟。那只是意外。”他翻来覆去地说，因为她神思恍惚，总会忘记旁边还有人。

而她会抬起下巴，露出微笑：“你是个好孩子。谢谢你。”

全怪这小小的时间之误，整个故事都因它而起。年复一年，它造成的影响久久难消。那两个男孩——詹姆斯和拜伦，只有一个步入人生正轨。有时，拜伦注视着沼泽上方的天空，看黑夜随着闪烁的群星剧烈脉动，仿佛获得了生命，他就会感到痛彻心扉——为渴望减去那额外的两秒而痛，为渴求时间原有的圣洁而痛。

如果詹姆斯从未向他说起闰秒该多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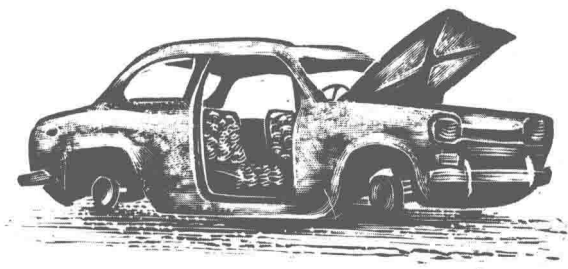


# 第一章 内情





## 可怕的事情



詹姆斯·洛和拜伦·赫明斯在温斯顿男校上学，这是一所私立学校。另一所小学离得更近，但它并非私立的，谁都可以去，其学生来自迪格比路的公屋，他们透过校车顶层的窗户，朝温斯顿男校的男孩们扔橘子皮和烟头。温斯顿男校的男孩不坐校车上学，他们由自己的母亲接送，因为学校离得太远。

温斯顿男校的男孩们的未来已经规划好，从生到死，按部就班。明年他们就要参加公学<sup>1</sup>的统一入学考试了，最聪明的男孩会赢得奖学金。到13岁，他们就会寄宿。他们会用纯正的口音说话，学到正确的知识，与上等人打交道。之后，他们会进入牛津或剑桥。詹姆斯的父母考虑让儿子去牛津圣彼得学院，而拜伦的父母则看中了奥里尔学院。毕业后，他们会像自己的父亲那样，在法律界、伦敦金融城、教会或军队谋职。有一天，他们会在伦敦拥有私人公寓，并拥有一所乡村大宅，供他们和妻子儿女度

---

1 指英国的私立精英学校。

周末。

那是1972年6月初，一缕晨光透过拜伦卧室的蓝色窗帘下的空隙溜进来，勾勒出他拥有的那堆宝贝。它们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包括《看与学》全年合订本、集邮册、手电筒、新的魔咒魔法箱，以及一套自带放大镜的化学实验仪套装，那是他的圣诞礼物。校服前一晚已经被他的母亲洗净、熨好，搭在椅子上，看上去活像个扁平的男孩。拜伦核对了自己的手表和闹钟，它们的秒针都在平稳地移动。他静静地走过大厅，轻轻打开母亲的房门，在她的床边坐下。

她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头发就像枕头上的金色荷叶边，脸随着呼吸轻轻颤动，仿佛她是用水做的。透过她的皮肤，拜伦可以看到她紫色的静脉血管。他胖嘟嘟的手柔软如桃肉，但詹姆斯的手能一直看到静脉，这些静脉就像一些淡淡的线，从胳膊肘向前延伸，有一天会像成年男子的静脉那样向外凸起。

早上6点30分，闹铃声打破寂静，他的母亲一下子睁开眼睛，眼中闪耀着蓝色的微光：“早上好，宝贝儿。”

“我很担心。”拜伦说。

“别又是为时间担心吧？”她伸手拿起玻璃杯和药丸，喝了一口水。

“如果他们打算今天加上那额外的两秒，可怎么办？”

“詹姆斯也很担心吗？”

“他似乎已经忘了。”

她擦擦嘴，他看到她在微笑。她面颊上露出两个酒窝，就像两个小洞。“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事情总是这样。等加上那几秒，《泰晤士报》会首先报道的，BBC的全国新闻节目也会进行

讨论的。”她说。

“这事弄得我头都疼了。”他说。

“等到闰秒时你不会注意到的，不就是两秒钟嘛。”

拜伦感觉热血沸腾。他几乎要站起来，但又重新坐下。“那是因为没人意识到两秒钟影响巨大。事情有没有发生，是有区别的。多走一步，你就会从悬崖边上跌落。这非常危险。”他脱口而出。

她迎着他的目光注视着他，皱着眉头，就像在算一道算术题一样。“我们真的得起床了。”她说。

他的母亲拉开凸窗的窗帘，望着外面。夏季的雾霭从克兰汉沼泽涌出，浓得像要将花园外的一座座远山冲走。她看了一眼手腕。

“差24分钟就7点了。”她说，仿佛在把正确的时间告诉手表。她从衣钩上取下自己那件粉红色的晨衣，去叫露茜起床。

当拜伦想象母亲的大脑时，他设想那是一套嵌入式小抽屉，镶着珠宝的把手是如此细腻光滑，他的手指得非常使劲才能抓住。她跟其他人的母亲不一样。她们穿着用钩针编织的紧身短背心和蛋糕裙，有些甚至穿着新潮的坡跟鞋。而拜伦的父亲希望太太的穿着更加传统正式。戴安娜那些纤瘦的裙子、鞋跟尖尖的高跟鞋、与服装配套的手提包及笔记本，显得其他女人身形庞大，准备不足。在她面前，詹姆斯的母亲安德里亚·洛像个黑发巨人一样居高临下。戴安娜的笔记本里贴着她从《好管家》和《家庭杂志》里剪下来的文章。她会在里面写下必须记住的生日、学期的重要日子，还有菜谱、做针线活儿的诀窍、栽培种植方法、弄

发型的小窍门和她以前未听说过的一些名言警句。她的笔记本鼓鼓囊囊，里面满是各种教人改进的建议，如“让你今夏变得更加漂亮的22种发型”“用于各种场合的棉纸纸艺礼物”“变废为宝厨艺”“（在英文单词中）字母i总在e前，除非它位于c后”。

詹姆斯有时会说：“Elle est la plus belle mère。”（她是个很漂亮的妈妈。）<sup>1</sup>这时他会脸红，然后陷入沉默，仿佛在思考什么神圣的问题。

拜伦穿着他那条灰色法兰绒短裤和汗衫。他必须用点力才能扣上衬衣的扣子，这件衣服几乎还是新的。他用家制的吊袜带将高及膝盖的袜子固定好，然后朝楼下走去。镶着木板的墙壁就像七叶树一样闪着幽光。

“亲爱的，除了你，我没同别人说话。”母亲用悦耳的声音说。

她已经穿好衣服，站在走廊另一端的电话桌旁。在她旁边，露茜正等着她给自己的辫子系上丝带。空气中弥漫着Vim和碧丽珠清洁剂的浓浓气味，就像新鲜空气般令人心安。当拜伦从母亲身边经过时，她吻了一下自己的指尖，又将手指按在他额头上。她仅比儿子高出一点点。

“只有我和孩子们。”她对着话筒说。她身后的窗户呈现出不透明的白色。

拜伦走进厨房，在早餐桌旁坐下，打开一块叠好的干净餐巾。母亲在与父亲通话。父亲每天早上都在同一时间打来电话，而她每天早上都会告诉他自己在听着。

---

1 译注：拜伦和詹姆斯经常在对话中夹杂着法语，本书将保留其中的法文原文并在后面的括号中注明其意思。

“哦，跟平时一样，今天我会做家务、除草，就是过完周末后要整理的那些事情。今天可能会很热。”

露茜从母亲手里挣脱，溜进厨房，猛地跳到自己的凳子上。她把星星糖的盒子倾斜着，朝她画着彼得兔的碗里倒。当她伸手去端那只蓝色水壶时，拜伦叮嘱道：“拿稳了。”他望着泼溅的牛奶流到她的麦片上，但仍彬彬有礼地说：“你会弄洒的，露茜。”不过她已经把牛奶洒出来了。

“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拜伦。不需要你的帮助。”露茜的每个词语轻轻敲击着空气。她把水壶放回桌上，水壶在她手中显得很大。然后，她在碗周围撒下一道由麦片构成的墙。他只看到她头顶的淡黄色头发。

从客厅里传来母亲的声音：“是的，西摩。她闪闪发光。”他猜他们在谈论那辆新买的“美洲豹”汽车。

“露茜，能把星星糖递给我吗？”

“你不该吃星星糖。你必须吃你自己的水果沙拉和健康的‘欧倍’麦片。”

“我想读读盒子上的字。我喜欢看黄色小灰熊。”

“我在读这些盒子上的字。”

“你不需要同时读所有盒子呀，况且你还不识字呢，露茜。”他温和地说。

“一切正常。”走廊里传来母亲悦耳的声音，并发出一阵颤动的笑声。

拜伦感觉胃里有点热乎乎的。他想抢在露茜阻止自己之前拿起一个麦片盒子，仅仅一个而已。但就在他偷偷拿走盒子时，她的手向上一挥，奶壶顿时歪倒，发出一声响亮的破碎声，崭新的

地板上一下子满是白色牛奶和蓝色陶瓷碎片。两个孩子望着这一片狼藉，吓得目瞪口呆，而现在差不多到他们刷牙的时间啦。

转瞬之间，戴安娜已来到这间屋子。“都不许动！”她大喝一声，举起双手，仿佛她正在指挥车辆停下，“你们会受伤的！”拜伦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感觉脖子都变得僵硬了。她朝清洁橱走去，踮着脚，伸出胳膊，伸长手指，这时地板在她脚下发出沙沙声和吱嘎声。

“都怪你，拜伦。”露茜说。

戴安娜拿着拖把、水桶、畚箕和刷子冲回桌边。她将拖把塞到肥皂水里，拖着它擦掉地板上的那一摊液体。她看了一眼手表，将破碎的陶瓷片扫成一堆，拿畚箕将它们铲了起来。她用手指抹掉最后的瓷片碎屑，把它们抖进垃圾桶。“搞定！”她欢快地说。直到这时，她似乎才注意到自己的左手掌。它被划破了，一道道血痕，如同鲜红的条纹。

“瞧，你流血了。”露茜说，身体伤害既让她害怕，又让她欣喜。

“没事的。”母亲用悦耳的声音说，但鲜血顺着她的手腕流淌，尽管她穿着全身围裙，衬衣边缘仍然留下几点血痕。“都不许动！”她再次喝道，同时转身冲了出去。

“我们要迟到了。”露茜说。

“我们从不迟到。”拜伦说。这是父亲的规则，英国人应该一直准时。

当戴安娜再次出现时，她已经换上那件薄荷绿的衣服及与之搭配的羔羊绒开襟羊毛衫。她也抹上了草莓红的唇膏，给手扎上了绷带，那手看起来就像一只小小的兽爪。

“你们怎么还坐在那儿？”她叫道。

“是你叫我们别动的。”露茜说。

咔嗒、咔嗒，当孩子们跟着她冲出屋子时，走廊里回响着她的鞋跟敲击地板的声音。他们的运动夹克和校服帽子挂在校鞋上方的钩子上。戴安娜一把抓起他们的书包和体育课小包揽在怀里。

“快点。”她叫道。

“可我们还没刷牙。”

他们的母亲没有回答。她猛地拉开前门，跑进蒙蒙雾气。拜伦不得不冲出去找她。

她就站在那里，车库门衬托着她矮小的侧影。她注视着自己的手表，右手像夹子一样攥着左手腕，仿佛时间是个小小的细胞，她正透过一架显微镜观察它。

“没事的，”她说，“我们抓紧点能赶上。”

克兰汉府是一座乔治时代的建筑，用白石头砌成，在夏季的烈日下闪着骨头似的白光，而在冬季的早晨又泛着粉红的肉色。周围没有村子，只有这所孤零零的房子、花园和一片沼泽。尽管如此，这座建筑还是巍然屹立于阵阵风中，背后的天空与大地若隐若现。拜伦希望它建于别处，比如建在一片平坦的绿地上，或者平缓的河岸上。他父亲说，这种环境的好处在于私密。这就是詹姆斯所谓的轻描淡写。你得驾车行驶三英里才能找到个邻居。在花园与沼泽的第一片斜坡间有一块草地，那儿有个很大的池塘，还有一片呈带状分布的桦树。一年前，池塘周围竖起了篱笆，禁止孩子们在那里玩耍。



沙砾车道在“美洲豹”的车轮下发出爆裂声。雾霭像罩子一样挡在拜伦的眼睛前，甚至离他最近的东西也被模糊了颜色和边界。上面的草坪、种着草本植物的边缘花圃、宝塔状的蔷薇丛、果树、山毛榉树篱、那块菜地、扦插用的花圃和篱笆大门，它们全都消失了。汽车向左一拐，在大雾中闯出一条道路，朝着高处的一座座山丘驶去。大家一声不吭。他母亲绷紧身体，倾向面前的方向盘。

沼泽地上的情况更糟。它方圆十多英里，不过那天早上山丘与天空之间没有分界线。汽车前灯在这铺天盖地的乳白色中钻出一个个浅浅的小洞。偶尔，大雾中露出一群湿漉漉的牛或斜出的树枝。当母亲突然转向超过它们时，拜伦的心怦怦直跳。有一次，拜伦告诉詹姆斯，沼泽里的树非常可怕，简直就是鬼魂。詹姆斯听后皱了眉头。詹姆斯说，这种想法很有诗意，但不是真的，就像电视上会说话的警犬也不是真的一样。他们经过贝什利山的铁门，这是疯子们住的地方。等“美洲豹”的车轮从拦牛木栅上方隆隆地驶过后，拜伦才松了口气。可是接着，就在快要进城时，他们拐过一个拐角，来了个急刹车。

“哦，不，”他说着便坐直了身体，“又怎么啦？”

“不知道，堵车了吧。”这是他们最不希望碰到的事情。

他母亲把手指塞到牙齿中间，啃掉一片指甲。

“是因为有雾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母亲再次回答，并拉了一下手刹。

“我想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”他欢快地说，“它会很快驱散雾气的。”

在他们目力所及之处，道路已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，一直堵